

王荊公年譜考略四

王荊公年譜考略卷十七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七 自熙寧四年至熙寧五年

熙寧四年辛亥年五十一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王安石請鬻天下廣惠倉田爲三路及京東常平倉本。

二月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

附歐陽修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祲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展果被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縉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

三才圖會卷之四 第一
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城。叙陳罔
既。

六月。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致仕。

綱目修以風簡自持。既連被污。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
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畱
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
壞朝廷。畱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考略曰。歐公自治平三年以來。因遭濮議。蔣之奇飛語。力求去者數矣。至是
以老疾致仕。續綱目乃以歸罪於荆公。此皆誣罔之尤。而於歐公履歷。其書
具在全未之考也。在一郡則壞一郡。楊中立日錄辨有之。是綱目實本於日
錄矣。

八月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弟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庇賤。實以兢慙。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膺仕。中參近侍。特荷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棄。敢圖收召。俯暨幽潛。服在臣鄭。驟冠論思之列。恩加子弟。具膺慶賀之延。有味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惟數奇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冊西垣。比前明於睿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衰宗既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已易盈。彌懼先顛之疾。臣無任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辭男雱說書劄子

未錄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男雱守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慙之至。伏念臣首叨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况如賤息。厥有童心。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成。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慙。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叨於獎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

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臣無任

史傳云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自用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受詔撰經義又擢天章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考略曰此妄言也以安石執政之久得君如此之專而神宗尙不知其有子能賢哉造謗者作僞心勞鄙陋蠢拙一至於此而正史采之此予於除中允授正言擢龍圖皆有辭筭謝表而必備錄之也

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

十月罷差役使出錢募役

熙寧五年壬子年五十二

三月以內藏庫置錢市易務。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砦爲安遠軍命王韶兼知軍行教閱法庚寅以青唐大首領俞龍珂爲西頭供奉官賜姓名包順。

行保馬法。

八月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薨。

祭歐陽文忠公文○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

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歔。况而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考略曰。自宋天聖明道以來。歐陽公以文章風節負天下重望。慶歷四年。曾子固上歐公書曰。王安石雖已得科名。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以爲非歐公無足以知我。是時安石年二十四也。至和二年。歐公始見安石。自是書牘往

來與見之章奏者。愛歎稱譽。無有倫比。歐公全書可考而知也。熙寧三年。公論青苗法非便。而又擅止青苗錢不散。要亦祇論國家大事。期有益於公私而止。曷嘗斥爲奸邪。恨若仇讐。如呂誨諸人已甚之辭哉。而世乃傳安石既相。嘗詆歐陽修在一國則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考公擅止青苗錢。在熙寧三年夏。至十二月。安石同平章事。明年春。公有賀王相公拜相啟。其言曰。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受萬乘非常之知。又曰。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夫以伉直如歐公。使果有大不說於參政之時。而復獻諛於爲相之日。是豈歐公之所爲哉。踰年歐公薨。而安石爲文祭之。於是歐公之其人其文。其立朝大節。其坎坷困頓。與夫平生知己之感。死後臨風想望之情。無不具見於其中。夫以安石之得君如彼。其專行新法如彼。其決曾向所忌於歐公。而必欲擠而去之。乃生則詆其人爲天下大惡。而死

則譽其爲天下不可幾及之人。是又豈安石之所爲哉。安石謂公仕宦四十年。感世路之崎嶇。屯遭困躓。竄逐流離。則實有可指數者。公自天聖八年成進士。則年二十四。景祐四年。以書切責高若訥。貶夷陵縣令。慶歷五年。錢明逸以孤甥女事誣公。出知滁州。而其最甚者。莫如治平三年。以濮議見攻於呂誨。彭思永。四年。以飛語見毀於彭思永。蔣之奇。而且期年之間。兩事並發於一時。而後時舉發飛語之事。即爲前時共攻濮議之人。自是而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於薨。則凡熙寧之立四年。公未嘗一日立於其朝。而公之除外。皆出於自求。累年告病。則尤在前時。於安石何與哉。在一國則亂一國諸語。據楊中立神宗日錄辨。實出於此書。此皆范冲等造謗所爲。而後人多執此以爲安石罪。而於公所辨濮議之萬五千言。乞根究蔣之奇。筍子十餘上。曾不一及之。何也。故吾備錄於荆公年譜。凡以爲荆公也。

附歐陽修答李詡第二書○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

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

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汚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

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卒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與予言而一之。則嘒嘒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附龜山語錄○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

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考略曰。由孔子而來。言性者多矣。要必以聖言爲法。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欲人之慎所習也。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過此則皆可得而聞矣。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惟夫子不言。故弟子不可得而聞。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是也。自後言性者。惟孟軻荀卿揚雄最著。三子者其立說不同。孟子曰人性善。然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四端皆擴而充之。荀卿曰人性惡。則顯與孟軻異矣。然其言禮義法正。切於人事者甚詳。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而必曰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皆重於言習也。無悖於孔子則一也。故歐陽子曰。三子者始異而終同。自楊龜山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是

使聖人所謂習。諸賢曰求曰修者。皆可棄而不用。而中庸修道之謂教一語。公然斷絕而不顧。又無論矣。又曰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是徒欲菲薄漢唐。推尊唐虞三代。不知二典三謨所載。成功文章。煥乎巍巍。是果性上不添一物者所能爲之乎。予愛歐公言性。深明乎六經之旨。而不僅爲三子者作調停之說。故嘗喜誦之。又怪從來稱道此書者絕少。故附錄於此。以爲讀歐文者之一助。至如攻詰荆公學術不遺餘力。無如龜山也。即所錄此語。而龜山一生學術具是矣。遂並入荆公譜中尤宜。

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司王韶復武勝軍。壬辰。以武勝軍爲鎮洮軍。甲辰。王韶破木征於鞏令城。

與王子醇書一○某啟。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藩漢附集。郎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時。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

之計亦宜勿隳舊城。審處城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頒方田均稅法

十月。升鎮洮軍爲熙州鎮洮軍節度。置熙河路。

十一月。河州首領瞻藥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十二月。築熙州南北闕及諸堡砦。

上五事筭子。○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